

紅樓夢

顧廷龍題



〔清〕曹雪芹
高鶚 著
潘淵 校點

紅樓夢

顧廷龍題

七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誤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聚金鳳

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，忽聽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，忙問時，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，滑了屈戍掉下來。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，自己帶領丫鬟上好，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，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，忽聽有人來敲院門。老婆子開了，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，名喚小鵲的。問他什麼事，小鵲不答，直往房內來找寶玉。只見寶玉纔睡下，晴雯等猶在牀邊坐著，大家頑笑。見他來了，都問：「什麼事？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？」小鵲笑向寶玉道：「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：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的，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個什麼，我只聽見「寶玉」二字。我來告訴你，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。」說著，回身就去了。襲人命人留他喫茶，因怕關門，遂一直去了。

這裏寶玉聽了，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，合自己仇人似的，又不知他說些什麼，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，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。想來想去，別無他法，且理熟了書，預備明兒盤考。只要書不舛錯，便有他事，也可搪塞。一面想罷，忙披衣起來要讀書。心中又自後悔：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，偏又丟生了。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。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裏現可背誦的，不過只有「學」、「庸」、「二論」是帶注背得出的。至上本「孟子」，就有一半是夾生的，若憑空提一句，斷不能接背的；至下「孟」，就有一大半忘了。算起「五經」

來，因近來做詩，常把「詩經」讀些，雖不甚熟，還可塞責。別的雖不記得，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，縱不知，也還不妨。至於古文，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，連「左傳」、「國策」、「公羊」、「穀梁」、漢、唐等文，這幾年未曾讀得，不過一時之興，隨看隨忘，未曾下過苦功，如何記得？這是更難塞責的。更有時文八股一道，因平素深惡此道，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，焉能闡發聖賢之奧，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。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，不過是後人的時文，偶見其中或一二股內，或承起之中，有做的或精緻、或流蕩、或遊戲、或悲感，稍能動性者，偶爾一讀，不過供一時之興趣，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？如今若溫習這個，又恐明日盤究那個，若溫習那個，又恐駁盤這個。一夜之工，亦不能全然溫習。因此越添了焦躁。自己讀書不知緊要，卻累著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。襲人、麝月、晴雯等幾個大的是不用說，在旁翦燭、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眼朦朧，前仰後合起來。晴雯罵道：「什麼小蹄子們！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挺不穀，偶然一次睡遲了些，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！再這樣，我拿針戳你們兩下子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間咕咚一聲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坐著打盹，一頭撞到壁上了，從夢中驚醒，卻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，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，遂哭著央說：「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」眾人都發起笑來。寶玉忙勸道：「饒他罷，原該叫他們睡去。你們也該替換著睡。」襲人道：「小祖宗！你只顧你的罷。統共這一夜的工夫，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，等過了這一關，由你再張羅別的，也不算誤了什麼。」寶玉聽他說的懇切，只得

又讀。讀了沒幾句，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，寶玉接茶喫了。因見麝月只穿著短襖，解了裙子，寶玉道：「夜靜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。」麝月笑指著書道：「你暫且把我們忘了，且把心略對著他些罷。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春燕、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，口內喊說：「不好了！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！」衆人聽說，忙問：「在那裏？」即喊起人來，各處尋找。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，勞費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當，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好脫此難。忽然逢著這一驚，即便生計，向寶玉道：「趁這個機會，快粧病，只說嚇著了。」這話正中寶玉心懷，因而遂傳起上夜人等來，打著燈籠各處搜尋，並無踪迹。都說：「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，風搖的樹枝兒，錯認了人。」晴雯便道：「別放譎屁！你們查的不嚴，怕耽不是，還拿這話來支吾！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，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，大家親見的。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，滿身發熱，我如今還要上房裏取安魂丸藥去呢。太太問起來，是要回明白的，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？」衆人聽了，嚇得不敢則聲，只得又各處去找。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，故意鬧的衆人皆知寶玉著了驚，嚇病了。王夫人聽了，忙命人來看視給藥，又分付各上夜人仔細搜查，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牆上夜的小廝們。於是園內燈籠火把，直鬧了一夜。至五更天，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。

賈母聞知寶玉被嚇，細問原由，衆人不敢再隱，只得回明。賈母道：「我必料到有此事。如今各處上夜的都不小心，還是小事，只怕他們就是賊，也未可知。」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

都過來請安，鳳姐、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，聽賈母如此說，都默無所答。獨探春出位笑道：「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，園裏的人比先放肆許多。先前不過是大家偷著一時半刻，或夜裏坐更時，三四個人聚在一處，或擲骰或鬪牌，小小的頑意，不過爲熬困起見。近來漸次放誕，竟開了賭局，甚至有頭家局主，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輪贏。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。」賈母聽了，忙說：「你既知道，爲何不早回我們來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因想著太太事多，且連日不自在，所以沒回，只告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，戒飭過幾次，近日好些了。」賈母忙道：「你姑娘家，如何知道這裏頭的利害？你自爲賭錢常事，不過怕起爭端，殊不知夜間既要錢，就保不住不喫酒，既喫酒，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，或買東西，尋張覓李。其中夜靜人稀，趁便藏賊引奸引盜，何等事做不出來？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，皆係丫頭、媳婦們，賢愚混雜。賊盜事小，倘有別事，略沾帶些，關係非小！這事豈可輕恕！」探春聽說，便默然歸坐。

鳳姐雖未大愈，精神未嘗稍減，今見賈母如此說，便忙道：「偏生我又病了。」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，當著賈母申飭了一頓。賈母命：「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！有人出首者賞，隱情不告者罰！」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，誰敢徇私？忙去園內傳齊人，又一一盤查。雖然大家賴一回，終不免水落石出。查得大頭家三人，小頭家八人，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，都帶來見賈母，跪在院內，磕響頭求饒。

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。原來這大頭家，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，一個

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，一個是迎春之乳母。這是三個爲首的，餘者不能多記。賈母便命將骰子、紙牌一並燒毀，所有的錢人官，分散與衆人；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，攆出去，總不許再入；從者每人打二十板，革去三月月錢，撥入園廁行內。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。

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，自己也覺沒趣。迎春在坐，也覺沒意思。黛玉、寶釵、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，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道：「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，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。求看二姐姐面上，饒過這次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不知道。大約這些奶子們，一個個仗著奶過哥兒、姐兒，原比別人有些體面，他們就生事，比別人更可惡。專管調唆主子，護短偏向。我都是經過的。況且要拿一個作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。你們別管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寶釵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歇晌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賈母生氣，皆不敢回家，只得在此暫候。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閑話了一回，因他也不自在，只得園內去閑談。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，也要到園內走走。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兒名喚傻大姐的，笑嘻嘻走來，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西，低頭瞧著只管走，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，擡頭看見，方纔站住。邢夫人因說：「這傻丫頭，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，這樣歡喜？拿來我瞧瞧。」

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，是新挑上來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的。因他生的體肥面闊，兩隻大腳，做粗活爽利簡捷，且心性愚頑，一無知識，出言可以發笑。賈母歡喜，便起名

爲「傻大姐」，常悶來便引他取笑一回，毫無避忌，因此又叫他作「癡丫頭」。他縱有失禮之處，見賈母喜歡他，衆人也就不去苛責。這丫頭也得了這個力，無事時，便入園內來頑耍。今日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，忽見一個五彩綉香囊，上面綉的並非花鳥等物，一面卻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抱，一面是幾個字。這癡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，心下打諒：「敢是兩個妖精打架？不然就是兩口子打架呢。」左右猜解不來，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，所以笑嘻嘻走回。忽見邢夫人如此說，便笑道：「太太真個說的巧，真是個愛巴物兒！太太瞧一瞧。」說著，便送過去。邢夫人接來一看，嚇得連忙死緊攥住，忙問：「你是那裏得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我掏促織兒，在山子石後頭揀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快別告訴人！這不是好東西，連你也要打死呢。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，以後再別提了。」這傻大姐聽了，反嚇得黃了臉，說：「再不敢了。」磕了頭，呆呆而去。邢夫人回頭看時，都是些女孩兒，不便遞與他們，自己便塞在袖裏，心內十分罕異，揣摩此物從何而來，且不形於聲色，且到迎春房裏。

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，心中不自在，忽報母親來了，遂接入內室。奉茶畢，邢夫人因說道：「你這麼大了，你那奶媽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說說他。如今別人都好好的，偏咱們的人做出這事來，什麼意思！」迎春低頭弄衣帶，半晌答道：「我說他兩次，他不聽，也叫我無法兒。況且他是媽媽，只有他說我的，沒有我說他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胡說！你不好了，他原該說；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！他敢不依，你就回我去纔是。如今直等外人共知，這可是什麼意思？再者，只他去放頭兒，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

作本錢，你這心活面軟的，未必不周濟他些。若被他騙了去，我是一個錢沒有的，看你明日怎麼過節！」迎春不語，只低著頭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因冷笑道：「總是你那好哥哥、好嫂子，一對兒赫赫揚揚，璉二爺、鳳奶奶，兩口子遮天蓋日，百事週到，竟通共這一個妹子，全不在意。但凡是我身上掉下來的，又有一句話說。只好憑他們罷了。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，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，到底是同出一父，也該彼此瞻顧些，也免別人笑話。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，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這裏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出身一樣，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，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。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？倒是我無兒女的，一生乾淨，也不能惹人笑話。」旁邊伺候的媳婦們便趁機道：「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，那裏像他們三姑娘伶牙利齒，會耍姊妹們的強。」邢夫人道：「連他哥哥、嫂子還如是，別人又作什麼呢？」一言未了，人回：「璉二奶奶來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冷笑兩聲，命人出去說：「請他自己養病，我這裏不用他伺候。」接著，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：「老太太醒了。」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。

迎春送至院外方回。綉橘因說道：「如何？前兒我回姑娘，那一個攢珠累絲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。回了姑娘，竟不問一聲兒。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，姑娘不信，只說司棋收著，叫問司棋。司棋雖病，心裏卻明白，說沒有收起來，還在書架上匣內放著，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。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。」迎春道：「何用問？卻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。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，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裏頭，誰知

他就忘了。今日偏又鬧出來，問他也無益。」綉橘道：「何曾是忘記？他是試準了姑娘的性格，所以纔這樣。如今我有個主意：走到二奶奶房裏，將此事回了他，或他著人去要，或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，如何？」迎春忙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，省事些好。寧可沒有了，又何必生事。」綉橘道：「姑娘怎麼這樣軟弱？都要省起事來，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。我竟去的是。」說著便走。迎春便不言語，只好由他。

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，來求迎春去討情，聽他們正說金鳳一事，且不進去。也因素日迎春懦弱，他們都不放在心上。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鳳姐，又看這事脫不過去，只得進來，陪笑先向綉橘說：「姑娘，你別去生事。姑娘的金絲鳳，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，輸了幾個錢，沒的撈梢，所以借去，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，因總未撈過本兒來，就遲住了。不想今日弄出事來。雖然這樣，到底主子的東西，我們不敢遲誤，終久是要贖的。如今還要求姑娘看著從小兒喫奶的情，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，救出他來纔好。」迎春便說道：「好嫂子，你趁早打了這妄想。要等我去說情兒，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。方纔連寶姐姐、林妹妹大夥兒說情，老太太還不依，何況是我一個人？我自己臊還臊不過來，還去討臊去？」綉橘便說：「贖金鳳是一件事，說情是一件事，別絞在一處。難道姑娘不去說情，你就不贖了不成？嫂子，且取了金鳳來再說。」

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，綉橘的話又鋒利，無可回答，一時臉上過不去，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，乃向綉橘發話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太張勢了。你滿家子算一算，誰的媽

媽、奶奶不仗著主子哥兒、姐兒多得些益？偏咱們就這樣了是了、卯是卯的，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。自從邢姑娘來了，太太分付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，這裏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，反少了一兩銀子。常時短了這個，少了那個，那不是我們供給？誰又要去？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。算到今日，少說也有三十兩了。我們這一向的錢，豈不白填了限呢。」綉橘不待說完，便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？我且和你算算帳，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，忙止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，不能拿了金鳳來，你不必拉三扯四亂鬧。我也不要那鳳了，便是太太問時，我只說丟了，也妨礙不著你什麼。你出去，歇息歇息倒好。」一面叫綉橘倒茶來。綉橘又氣又急，因說道：「姑娘雖不怕，我們是做什麼的？把姑娘的東西丟了，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，這如今竟要準折起來！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，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？這還了得！」一行說，一行就哭了。司棋聽不過，只得勉強過來，幫著綉橘問著那媳婦。迎春勸止不住，自拿了一本「太上感應篇」去看。

三人正沒開交，可巧寶釵、黛玉、寶琴、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，都約著來安慰。他們走至院中，聽見幾個人講究，探春從紗窗內一看，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，若有不聞之狀，探春也笑了。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，報道：「姑娘們來了。」迎春放下書起身。那媳婦見有人來，且又有探春在內，不勸自止了，遂趁便就走。探春坐下，便問：「剛纔誰在這裏說

話？倒像拌嘴似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沒有說什麼，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，何必問他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纔聽見什麼『金鳳』，又是什麼『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』，誰和奴才要錢了？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？」司棋、綉橘道：「姑娘說的是了。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姐姐既沒有和他要，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！你叫他進來，我倒要問問他。」迎春笑道：「這話又可笑。你們又無沾礙，何必如此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我和姐姐一樣，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，他說姐姐即是說我；我那邊有人怨我，姐姐聽見，也是合怨姐姐一樣。咱們是主子，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，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，也是有的事。但不知金釵絲鳳因何又夾在裏頭？」

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橘等告出他來，遂忙進來用話掩飾。探春深知其意，因笑道：「你們所以糊塗：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，趁此求二奶奶，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就完了。比不得沒鬧出來，大家都藏著留臉面。如今既是沒了臉，趁此時，縱有十個罪，也只一人受罰，沒有砍兩顆頭的理。你依我說，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。在這裏大聲小氣，如何使得！」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，也無可賴了，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。探春笑道：「我不聽見便罷，既聽見，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。」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，侍書出去了。這裏正說話，忽見平兒進來。寶琴拍手笑道：「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道家玄術，倒是用兵最精的，所謂『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』，『出其不備』的妙策。」二人取笑。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，遂以別話岔開。探春見平兒來了，遂問：「你奶奶

可好些了？真是病糊塗了，事事都不在心上，叫我們受這樣委屈。」平兒忙道：「姑娘怎麼委屈？誰敢給姑娘氣受？姑娘分付我。」那玉柱媳婦方慌了手腳，遂上來，趕著平兒叫：「姑娘坐下，讓我說原故，姑娘請聽。」平兒正色道：「姑娘這裏說話，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理！你但凡知禮，只該在外頭伺候，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裏來的！」綉橘道：「你不知，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，誰愛來就來。」平兒道：「都是你們不是！姑娘好性兒，你們就該打出去，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。」玉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，紅了臉，方退出去。

探春接著道：「我且告訴你，若是別人得罪了我，倒還罷了；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著是嬖嬖，又瞧著二姐姐好性兒，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，而且還捏造假帳，逼著去討情，和這兩個丫頭在卧房裏大喊大叫，二姐姐竟不能轄治，所以我看不過，纔請你來問一聲：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，不知道理？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，先把二姐姐制伏了，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麼？」平兒忙陪笑道：「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？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！」探春冷笑道：「俗語說的，『物傷其類』、『唇亡齒寒』，我自然有些驚心！」平兒問迎春道：「若論此事，極好處的。但只他是姑娘的奶嫂，姑娘怎麼樣呢？」

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「感應篇」故事，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，忽見平兒如此說，乃笑道：「問我，我也沒什麼法子。他們的不是，自作自受，我也不能討情，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。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，送來，我收下，不送來，我也不要了。太太們要來問我，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，是他的造化；若瞞不住，我也没法兒，沒有個爲他們反欺太太們的理，

少不得直說。你們若說我好性兒，沒個決斷，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，不叫太太們生氣，任憑你們處治，我也不管。」衆人聽了，都好笑起來。黛玉笑道：「真是『虎狼屯於階陛，尚談因果』。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，一家上下這些人，又如何裁治他們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正是。多少男人，衣租食稅，及至事到臨頭，尚且如此。況且『太上』說的好：救人救難，最是陰鷲事。我雖不能救人，何苦來，白白去和人結怨結讎，作那樣無益有損的事呢？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又有一人來了。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惑奸謔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

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，正自好笑，忽見寶玉也來了。原來，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，也因放頭開賭，得了不是。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，便又告出柳家的來，說他和妹子是夥計，賺了平分。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。那柳家的聽得此信，更慌了手腳，因思索與怡紅院的人最爲深厚，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、芳官等人，轉告訴了寶玉。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嬈嬈也現有此罪，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，比自己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，故此前來。忽見許多人在此，見他來時，都問道：「你的病可好了？跑來做什麼？」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，只說：「來看二姐姐。」當下衆人也不在意，且說些閑話。

平兒便出去辦繫絲金鳳一事。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，口內百般央求，只說：「姑娘好歹口內超生，我橫豎去贖了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遲也贖，早也贖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你的意思得過就過，既是這樣，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人，趁早取了來，交與我送去，一字不提。」玉柱兒媳婦聽說，方放下心來，就拜謝，又說：「姑娘自去貴幹，我趕晚贖了來，先回了姑娘再送去，如何？」平兒道：「趕晚不來，可別怨我。」說畢，二人方分路，各自散去。

平兒到房，鳳姐問他：「三姑娘叫你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三姑娘怕奶奶生氣，叫我勸著奶奶些，問奶奶這兩天可喫些什麼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倒是他還記著我。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：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，凡妹子所爲，都是他作主。我想，你素日曾

勸我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。我因聽不進去，果然應了：先把太太得罪了，而且反賺了一場病。如今我也看破了，隨他們鬧去罷，橫豎還有許多人呢。我白操一會子心，倒惹得萬人咒罵，不如且自家養養病。就是病好了，我也會做好好先生，得樂且樂，得笑且笑，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。所以我只答應著知道了，白不在我心上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果然如此，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賈璉進來，拍手嘆氣道：「好好的又生事！前兒我和鴛鴦借當，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？纔剛太太叫我過去，叫我不管那裏先借二百銀子，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。我回沒處借，太太就說：「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，我白和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，你就說沒地方兒！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裏的？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，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！幸虧我沒和別人說去！」我想，太太分明不短，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！」鳳姐兒道：「那日並沒個外人，誰走了這個消息？」平兒聽了，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，想了半日，笑道：「是了。那日說話時没人，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，老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，他在下房裏坐了一回子，看見一大箱子東西，自然要問，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，說出來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：「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？」眾小丫頭慌了，都跪下賭神發誓說：「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，有人凡問什麼，都答應不知道。這事如何敢說！」鳳姐詳情度理，說：「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，倒別委屈了他們。如今把這事靠後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，寧可咱們短些，又別討沒意思。」因叫平兒：

「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，送去完事。」賈璉道：「越性多押二百，咱們也要使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很不必，我没處使。這一去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。」平兒拿了去，分付來旺媳婦領去，不一時，拿了銀子來。賈璉親自送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，終是誰人走的風聲，竟擬不出人來。鳳姐兒又道：「知道這事還是小事，怕的是小人又造非言，生出別的事來。當緊那邊正和鴛鴦結下仇了，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，那起小人眼饞肚飽，連沒縫兒的雞蛋還要下蛆呢，如今有了這個因由，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。在你璉二爺還無妨，只是鴛鴦正經女兒，帶累了他受屈，豈不是咱們的過失。」一語未了，人報：「太太來了。」鳳姐聽了詫異，不知爲何事親來，與平兒等忙迎出來。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，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，一語不發，走至裏間坐下。鳳姐忙捧茶，因陪笑問道：「太太今日高興，到這裏逛逛？」王夫人喝命：「平兒出去！」平兒見了這般，不知怎麼了，忙應了一聲，帶著衆小丫頭一齊出去，在房門外站住，越性將房門掩了，自己坐在臺階上，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。

鳳姐也著了慌，不知有何事。只見王夫人含著淚，從袖裏擲出一個香袋來，說：「你瞧！」鳳姐忙拾起一看，見是十錦春意香袋，也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太太從那裏得來？」王夫人見問，越發淚如雨下，顫聲說道：「我從那裏得來？我天天坐在井裏！想你是個細心人，所以我纔偷空兒，誰知你也和我一樣！這樣的東西，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裏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，不虧你婆婆看見，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！我且問你：這個東西如何丟